

《汉书》颜注评议

周晓瑜

史注是读懂古代史籍、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工具，也是中国文献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《汉书》的颜师古注同《史记》的三家注、《三国志》的裴松之注，皆堪称史注的典范。不过，它们的特点各有不同。这里，仅对《汉书》颜师古注（以下简称“颜注”）试作几点分析，以示颜注的特点、方法和价值。

一

颜师古，名籀，以字行。祖籍琅邪临沂（今山东临沂），其先世仕江左（今江苏一带），后移居京兆万年（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）。师古生于隋文帝开皇元年（公元581年），卒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（公元645年），终年六十五岁。

颜师古是唐初著名的经学家和小学家。他有深厚的家学渊源，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。其祖颜之推是北朝著名的文学家，著有《颜氏家训》、《还冤记》及文集等。其父颜思鲁也为一代名儒。其家藏祖传典籍、古图画、器物、书帖非常丰富。师古自幼就博览群书，精通文字、音韵、训诂，又善于写文章。他一生历任朝散大夫、中书舍人、中书侍郎、秘书少监、秘书监等职。太宗时，奉诏考订《五经》文字，撰《五经定本》。写成后，太宗召集诸儒评议。诸儒各持所习，群起非诘发难。师古根

据晋、宋以来各种古今版本，广征博引，随方晓答，言之成理，人人叹服，于是作为经书的标准本由皇帝颁行于天下。颜师古平生著作很多，与人合著的有《五经正义》、《隋书》等；自著的有《匡谬正俗》、《急就章注》、《汉书注》等。《汉书注》是他的代表作。

《汉书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作，记载了西汉王朝二百三十年的历史。它内容博洽，体例严密，语言繁富缛丽而又十分凝炼，在中国古代史学、文学等各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。但是，由于班固好用古文奇字，故《汉书》问世以后，即被认为是一部比较难读的书，非口耳相传不能悉谙其义。

《后汉书·班昭传》记载：“时《汉书》始出，多未能通者。同郡马融伏于阁下，从昭受读。”《三国志·孙登传》记载：“权欲登读《汉书》，习知近代之事，以张昭有师法，重烦劳之，乃令（张）休从昭受读，还以授登。”这就迫切要求《汉书》有一部好的注释。自东汉至魏晋间，为《汉书》注音释义的虽已有二十余家，但各家都存在一定问题，到唐太宗时，太子承乾命秘书少监颜师古重为《汉书》做一部新注，使其“博喻胷齿，远覃邦国，弘敷锦带，启导青衿。”^①学识渊博的颜师古，以疏通古代典籍为己任，“罄力”而为。自贞观十一年（公元637年），至贞观十五年（公元641年），历时四年，终于完成了这部洋洋大观的巨注。

《汉书》本为一百卷，颜注析为一百二十卷，将注音释义分别置于相应的正文之下。注完之后，由太子承乾表上，藏于秘阁。

二

唐朝初年，距产生于西汉初年的我国第一部传注《毛诗故训传》已八百余年。在这八百多年中，传注的对象已经从儒家经典

扩展到子、史、集和佛书；传注的体裁已经从单人注发展到集注和义疏；传注的方法也早已完善。所以，以学问世家出身，且精通文字、音韵、训诂的颜师古，能把前人的注释经验集于一身，并运用到《汉书注》上，使得这部注释博大精深，别开生面，一直为后人所赞扬。通观颜注，至少有如下特点：

（一）有一个较完备的凡例。凡例是作者写书的原则，也是读者读某部书的向导。古人注释典籍，通常没有专篇凡例，只是把实际存在的凡例散见在注中，与颜师古差不多同时的孔颖达等著《五经正义》就是这样处理的。这样做，一般读者，特别是初学者，往往不易掌握。颜师古《汉书注》则不同。他把凡例分为两种，重要者集为《汉书叙例》一篇，附在《汉书注》之首，

“粗陈指例，式存扬榷”（见下文所引）。而零碎者，如一字一词音义的注释原则等，便散见于注中，均以“他皆类此”、“此下皆同”提示。例如《高帝纪》“乃闭城城守”注：“城守者，守其城也。守音狩。他皆类此。”“羽亨（烹）周苛”注：“亨谓煮而杀之，音普庚反。他皆类此。”《哀帝纪》“复御史大夫”注：“复音扶目反，此下皆同。”“他皆类此”、“此下皆同”，是指《汉书》中凡是意义与这里相同的“守、亨、复”都读这里注的音。又如《高帝纪》“沛公如薛”注：“如，往也。他皆类此。”“沛公安在”注：“安在，何在也。他皆类此。”

“他皆类此”是指《汉书》中凡是同这里用法一样的“如、安在”，都与这里注的意义相同。另外还有关于征引前人旧注的凡例，如《高帝纪》“高祖隐于芒、砀山泽间。”注：“应劭曰：‘芒属沛国，砀属梁国，二山之界有山泽之固，故隐其间。’苏林曰：‘芒音忙遽之忙。砀音唐。’师古曰：‘砀亦音宕。所言属沛国、梁国者，皆是注释之人据见（现）在所属，非必本当时称号境界。他皆类此。’”这是揭示旧注以注者当时地名解释古代地名的凡例。

(二) 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，且兼下己意。关于《汉书》的注释，有两次集大成的工作，一次是颜师古，一次是王先谦。颜师古之前，给《汉书》作音注的，共有五种。第一种是汉服虔的《汉书音义》。第二种是汉应劭的《汉书音义》。第三种是西晋晋灼的《汉书集注》，这部书收录了服虔、应劭的音义，另添入伏俨、刘德、郑氏、李斐、李奇、邓展、文颖、张揖、苏林、张晏、如淳、孟康、项昭、韦昭十四家说解，并增入了自己的见解。第四种是臣瓚的《汉书集解音义》。瓚姓氏无考，大约是西晋初期的人，他总辑上述各家，添入刘宝《汉书驳义》，也表示了自己的意见。以上各种都是不载《汉书》正文，仅注文单行的。第五种是东晋蔡谟的《汉书集解》，他总辑服虔等各家关于《汉书》的注解，分载于《汉书》相应的句下，撰成了第一部关于《汉书》的正文、注文兼载的书。颜师古在《叙例》中又另列三家，一是东汉荀悦的《汉纪》三十卷，二是后魏崔浩的《汉纪音义》，三是晋郭璞的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注。凡二十三家。其实还有一家，那就是师古的叔父颜游秦。《新唐书·颜师古传》附有颜游秦的传，说他“撰《汉书决疑》，师古多资取其义。”所以，更合理的说法，在师古以前，《汉书》的音注等共有二十四家。

颜注吸取了各家注释之长，并根据不同情况，区别对待。据他的《叙例》所言，大体可分为五种情况：第一，“凡旧注是者，则无间然，具而存之，以示不隐。”这是说旧注正确的全部采用。第二，“其有指趣略举，结约未伸，衍而通之，使皆备悉。”这是说旧注的基本意思已经具备，但归纳阐述得不好，师古便推衍其意，使之贯通全面。第三，“至于诡文僻见，越理乱真，匡而矫之，以祛惑蔽。”这是说对那些诡异怪僻、越理乱真的旧注，要录下来加以批评，以免其惑人蔽众（这是颜注中一部分极重要的内容）。第四，“若泛说非当，芜辞竞逐，苟出异

端，徒为烦冗，祇秽篇籍，盖无取焉。”这是说对那些平庸无当，字数多而杂乱无章，或者苟且标新立异，只是污秽篇籍的旧注，一概不取。第五，“旧所阙漏，未尝解说，普更详释，无不洽通。”这是说对旧注无解说的词句，他要全面详细的加以补释，使文意贯通。可见，他对旧注的处理原则是谨慎而科学的。关于兼下己意，除了上述对旧注斟酌，或者扬弃、或者矫正、或者批评、或者补充、或者另注外，还表现在以下一点：“六艺残缺，莫覩全文，各自名家，扬镳分路。是以向、歆、班、马、仲舒、子云所引诸经或有殊异，与近代儒者训义弗同，不可追驳前贤，妄指瑕纇，曲从后说，苟会扁涂。今则各依本文，敷畅厥指，非不考练，理固宜然，亦犹康成注《礼》，与其《书》《易》相背，元凯解《传》，无系毛、郑《诗》文。以类而言，其意可了。”这里是说，《汉书》所载那些人物如刘向、刘歆、班固、司马迁、董仲舒、扬雄等人的作品中引用的六艺经典，文或有异，与后世学者解释也不尽相同。对于这些，既不能强求作者之间的统一，更不能曲从于后世学者的某些说法，而只能“各依本文，敷畅厥指”。这虽有点唐儒注经死守疏不破注的味道，但显然是尊重了汉儒传经家法不同的客观事实，也当属他下己意的一个重要部分。

在表现形式上，为眉目清楚，颜注采择上述各家（颜游秦除外）皆题名“某曰”，他自己的注释也署“师古曰”，以示区别。

（三）校勘精审。师古给《汉书》作注的时候，《汉书》已经成书流传了五百五十多年。这时当有很多种传本。但是，注释与正文兼载的却只有蔡谟的《汉书集解》。钱大昕说：“小颜所注②，盖依蔡本，而稍采它书附益之。”③这话虽为猜测之辞，但当是可能的，因为这时只有蔡谟本最适合作颜注的底本。如果我们姑且认为颜注用了蔡谟的本子作底本，那么，颜师古校勘的内容可分为两个方面：一个方面是校《汉书》作者的手下之误。

师古说：《汉书》所载“爰自陈、项，以迄哀、平，年载既多，综缉斯广，所以纪、传、表、志时有不同，当由笔削未休，尚遗秕稗，亦为后人传授。先后错杂，随手率意，遂有乖张”。作者留下了一些同一人或同一事彼此记载迥异的自相矛盾之处。对于这些《汉书》作者遗留的问题，颜师古用本校与理校相结合的方法，都给以“穷波讨源，构会甄释”，区别了是非。例如《百官公卿表》：“姚丘侯刘舍”注：“《侯表》及诸传皆云‘桃侯’，独此为‘姚丘’，疑误也。”又“广安侯任越人”注：“《任敖传》及《侯表》皆云‘广阿侯’，今此为‘广安’，此表误。”上二例，清夏燮《校汉书八表》完全赞同颜注的说法。另一方面是校传写过程中出现的讹舛。师古说：“《汉书》旧文多有古字，解说之后，屡经迁易；后人习读，以意刊改。传写既多，弥更浅俗。今则曲核古本，归其真正。一往难释者，皆从而释之。”例如：《高帝纪》“亦视项羽无东意”注：“《汉书》多以视为示，古通用字。”《五行志》“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者”注：“仄，古侧字。”《地理志》“苟廆”（古地名）注：“廆与漏同。”这是核对古本，直接将俗字恢复为古字（其实有些是借字），再以俗字解释。处理这类情况，师古常用“古通用字”、“甲古乙字”、“甲与乙同”等术语。又如：《叙传》“故北方多以‘壹’为字者”注：“马邑人聂壹之类也。今流俗书本多改此传‘壹’字为‘懿’，非也。”《孝成赵皇后传》“及壮，属阳阿主家”注：“阳阿，平原之县也。今俗书‘阿’字作‘河’，又或为河阳，皆后人所妄改耳。”这是核对俗本，指出俗本中的错误，并加以纠正。另外，《汉书》的八表传到唐初，线条格局也已“前后失次，上下乖方，昭穆参差，名实亏废”，严重影响到以表载史，其文省，其事繁的妙用。对于这些舛误，颜注“寻文究例，普更刊整，澄荡愆违，审定阡陌，就其区域，更为局界。”遗憾的是，《汉书》自颜注本出，他本相继淹没，今本《汉书》各表

的表格究竟哪些是经颜师古纠正错误，重新画过的已无古本可核对，不可详考了。

（四）注音不厌其详，且兼有破字。对难字的注音，师古是不吝笔墨的，随有随注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字或难识，兼有借音，义指所由，不可暂阙。若更求诸别卷，终恐废于披览。今则各于其下，随即翻音，至如常用可知，不涉疑昧者，众所共晓，无烦翰墨。”例如在《宣帝纪》中，引孟康注“复音服”，又“复音扶目反”，又两次出现“复音方目反”，同一个字的同一音注了四次。《赵尹韩张两王传》中，“风读曰讽”出现了三次，“喜音许吏反”出现二次，“治音直吏反”出现了三次。颜注的注音，一般可分两种情况：一是单纯注音，一是被注者如果是个假借字就注音兼破字。单纯注音，也有两种方法，一是直音，例如：《李广传》“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”注：“赵食其也。食音异，其音基。”一是反切，反切要多于直音，随处可见。例如：《邹阳传》“慷慨不苟合”注：“慷音口朗反。”师古有时还给自己注中的难字注音，例如：《苏建传》“置煇火”注：“煇谓聚火无焱者也，音於云反。焱音弋贍反。”注音兼破字，在颜注中，有时用直音，有时用反切，但最常用的方法是用“甲读与乙同”、“甲读曰乙”来解决。例如：《叙传》“逡遁致仕”注：“遁读与巡同。”这里是说“遁”是“巡”的借字，当读“巡”音。《萧望之传》“乡使鲁君察于天变，宜亡此害”注：“乡读曰向，亡读曰无。”这里的“向”和“无”是本字，“乡”和“亡”是借字，“乡”、“亡”当分别读作“向”、“无”。

（五）释义确切灵活。师古注《汉书》，以解释字词之义为中心，阐明句子的思想内容为目的，方法十分灵活。他解释字词的意义，根据是《尚书》以来的古代典籍和《苍颉》《尔雅》等训诂专书。他说他的原则是：“上考典谟，旁究《苍》《雅》，

非苟臆说，皆有援据。”有的句子，只有部分难词，只要扫除了词义方面的拦路虎，句意就涣然冰释。这时候，他就只解释个别词，例如：《陈胜传》：“胜少时，尝与人佣耕。”注：“与人，与人俱也。佣耕，谓受其雇直（值）而为之耕，言卖功佣也。”有的句子，虽然没有难词，但句意不好理解，就给以串讲，例如《英布传》：“可先未发诛也。”注：“及其未发兵，先诛伐之。”有的句子，既需释词，又需串讲，意义方能明白，就兼此二法，例如《田仁传》：“后使刺三河。”注：“为刺使于三河郡。三河谓河南、河内、河东也。”有些句子释词串讲完毕，在上下文具体语言环境中的意义还没能表示出来，就点明一下其含意。例如《文帝纪》：“岁一不登，民有饥色。”注：“登，成也。言五谷一岁不成则众庶饥馁，是无蓄积故也。”注文“是无蓄积故也”点明了原文的含意。有些不用释词的，就只点明含意，例如《蒯通传》：“犹如阪上走丸也。”注：“言乘势便易。”有些词义、句义历来就有不同解释，对于有较高参考价值的，他还用“一曰”、“或曰”等术语给予了保留。这显示了他注释史书的严肃性。例如《高帝纪》：“贯高等谋逆发觉，逮捕高等。”注：“逮捕，谓事相连及者皆捕之也。一曰：在道守禁，相属不绝，若今之传送囚耳。”对于那些出现于不同篇章的同一个词语的注释，颜注则采取互见的办法，有的在首见之处详细注释，再次出现时就只简单解释一下，然后注明参见前面详解处。例如：卷三十九《萧何传》：“以文毋害为沛主吏掾。”注：“服虔曰：‘为人解通，无嫉害也。’应劭曰：‘虽为文吏，而不刻害也。’苏林曰：‘毋害，若言无比也。一曰，害，胜也，无能胜害之者。’晋灼曰：‘《酷吏传》赵禹为丞相亚夫吏，府中皆称其廉，然亚夫不任，曰：极知禹无害，然文深，不可以居大府。苏说是也。’师古曰：‘害，伤也，无人能伤害之者。苏、晋两说皆得其意，服、应非也。’”“毋害”又写作“无

害”，再次出现于卷五十九《张汤传》：“汤给事内史，为宁成掾，以汤为无害，言大府，调茂陵尉，治方中。”注：“师古曰：‘无害，言其最胜也。解在《萧何传》。’”有些词语的意义，不好简单概括，就在首见处详细解释，再次出现时则仅指出其参见的篇目。例如卷三十六《刘向传》：《春秋》“日食三十六，地震五。”颜注在这里对《春秋》记载的每次日食、地震详细注明了年月日，而当卷六十《杜周传》中再次出现“《春秋》日蚀三十六，地震五”一句时，颜注仅指出了“解在《刘向传》”。颜注用互见的办法，指出其前后呼应之处，为《汉书》的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。

（六）不引杂说，阙所不知。颜注广征博引，以穷《汉书》之义，但对于杂家传记，择取綦严。他说：“近代注史，竞为该博，多引杂说，攻击本文，至有诋诃言辞，掎摭利病，显前修之纰僻，骋己识之优长，乃效矛盾之仇讎，殊乖粉泽之光润。今之注解，翼赞旧书，一遵轨辙，闭绝歧路。”他的这种主张，符合小学家、史学家“无征不信”的要求。七十年后，著名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曾在《史通》中设专篇讨论这个问题。他在《采撰》篇中说：“夫郡国之记，谱谍之书，务欲矜其州里，夸其氏族……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，街谈巷议之损实。”例如关于“四皓”的姓氏，司马贞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注引王劭《陈留志》，解释得很具体：“四人，四皓也。谓东园公、绮里季、夏黄公、角里先生。按：《陈留志》云：‘园公姓庾，字宣明，居园中，因以为号。夏黄公姓崔名广，字少通，齐人，隐居夏里修道，故号曰夏黄公。角里先生，河内积人，太伯之后，姓周名术，字元道，京师号曰霸上先生，一曰角里先生。’又孔安国《秘记》作‘禄里’。此皆王劭据崔氏、周氏系谱及陶元亮《四八目》而为此说。”师古注《汉书·张良传》则没有采纳《陈留志》这一说法，只是简单地解释为：“四人，谓园公、绮里季、夏黄公、角

里先生，所谓商山四皓也。”

孔子说：“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④”。颜师古严格地遵守了这一原则，在《汉书注》中，对于他所不明白的事物或词句，采取了存疑的办法，一概不予解释。不过，他的存疑并没有用“阙”、“未详”等术语，只是不注而已。这在《律历志》《天文志》两篇注释中表现得极为突出，注文比其他各篇明显地减少。例如《天文志》第一句：“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，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，积数七百八十三星。”如此复杂玄妙的天象，师古竟无一字之注。这事实本身固然不能说是颜注的长处，但似不宜强人之难，苛求于古人。这要比本来不知而穿凿附会，强自以为说要科学得多。后者是伪名欺人的态度，而前者却是严谨的态度。

三

颜师古《汉书注》是《汉书》注中最受推崇的书。它刚一问世，就受到人们的赞扬，称之为“班孟坚忠臣⑤”。清代的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：“师古注条理精密，实为独到，……要其疏通证明，究不愧班固功臣之目。”王先谦在《前汉补注序例》里也说：“颜注发明驳正，度越曩哲。”“自颜监注行，而班书义显，卓然号为功臣。”古来学者们认为颜注卓然为《汉书》功臣，并非谀美之词。今天看来，颜注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，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。

（一）是阅读《汉书》的有力工具。《汉书》文字艰涩，当时著名学者如马融即不能自读。到今天，又已逾一千九百年，一般人阅读它更是不易。况且《汉书》所载词语，后代工具书，如《辞海》、《辞源》也未能全部收入。要想顺利阅读，了解西汉历史，唯赖前人旧注。例如《韩信传》：“诸校效首虏休，皆贺。”“诸校”《辞海》、《辞源》均未收，它指什么？只有靠

颜注解决。颜注：“诸校，诸部也，犹今言诸营也。效，致也，谓各致其所获。”不仅解释了“诸校”，还用“谓”指出了“致”在上下文中的具体含义。又如《叙传》：“然而器不贾于当己，用不效于一世。”“当己”《辞海》、《辞源》亦未收，如果不弄明它的意义，全句内容即茫然。颜注：“当己，谓及己身尚在，犹言当年也。”如果没有颜注，它的意思很难理解，象这类例子不胜枚举。另外，词类活用后的意义和修辞意义也是《辞海》、《辞源》等工具书中查不到的，然而颜师古差不多都做了解释。例如《叙传》：“兄事庠而弟畜稚。”对于“兄事”、“弟畜”一类结构，时当南宋的金王若虚已不能正确理解^⑥，更何况今人呢？颜注：“事庠如兄，遇稚如弟。”“如兄”、“如弟”就把“兄”、“弟”这两个名词活用为动词作状语的意义说得很明确了。又“本根既微，枝叶强大。”如果把“本根”理解为树的根，枝叶理解为树的枝与叶，显然不合文义。颜注：“本根谓王室也，枝叶谓诸侯。”在工具书中是得不到如此具体的解释的。对于句义，当然更不可能直接从工具书中得到。由此可见，颜注对阅读《汉书》，研究西汉历史，扫清了文字上的障碍，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。

其实，颜注作为阅读史书的工具，远不止是对阅读《汉书》有帮助。金毓黻在《中国史学史》中说：“《汉书》多本之《史记》，通《汉书》之训，即已通《史记》之半。”这话是完全正确的。

（二）是文字、音韵、训诂的宝库。颜师古注《汉书》解释词义的根据是《苍》、《雅》，这些均为先秦典籍。他集中了自东汉至魏晋凡二十余家旧注，这些旧注所用的也是汉魏间语言的音义，或更古的音义，再经过他本人的字斟句酌，兼下己意，就使得《汉书注》综合地全面地反映了隋唐以前古音古义的情况，成为后人研究文字、音韵、训诂的宝库。

关于文字，师古对《汉书》所用的古文奇字进行了考校，为后人研究汉字形体的变迁和异体字、通假字提供了丰富的资料。仅《叙传》一篇内就有二十几个之多，如：“槩，古栗字”、“眡，古视字”、“矣，古笑字也”、“墜，古地字”、“𧈧，古鲜字也”、“適，古攸字也”、“𪔐与疵同”、“繇，读与由同”等。

关于注音，自应劭、服虔至颜师古，间越四百余年，所用音切非一时一地，比较复杂，但也为后人研究汉唐的音韵系统提供了较丰富的材料。

关于释义，有明引《尔雅》《说文》的，如《叙传》：“侯中木之区别兮，苟能实而必荣。”注：“侯，发语辞也。《尔雅》曰：‘伊、惟，侯也。’”《成帝纪》：“君道得，则草木昆虫咸得其所。”注：“昆，众也。昆虫，言众虫也。又许慎《说文》云‘二虫为𧈧，读与昆同。’谓虫之总名。两义并通。而郑康成以昆虫为明虫，失之矣。”有暗用《尔雅》、《说文》等古代训诂书解释词义的，如《叙传》“平津斤斤，晚跻金门。”注：“斤斤，明察也。跻，升也。金门，金马门也。”其中，“斤斤，明察也”用《尔雅·释训》义；“跻，升也”是用《春秋谷梁传·文公二年》文。又“赳赳景王，匡汉社稷”。注：“赳赳，武貌。音纠。”用《诗·周南·兔置》传。又“胜、广燹起，梁、籍扇烈”。注：“飞火曰燹。扇，炽也。烈，猛也。言陈胜初起而项羽烈盛也。”“飞火曰燹”用《说文·火部》“燹”字义。可见，颜注释义构成了关于词语古义的丰富宝藏。

今天，颜注所依据的二十余家旧注等资料中，只有荀悦的《汉纪》幸存，其他二十三家旧注早已散亡，这就更显示出颜注的珍贵。

当然，颜师古《汉书注》也不是完美无缺的。其缺陷首先表现在说字有失考之处。师古说字，对于古今、异体、通用、假借

关系,时有混而不清之失,如《叙传》注“𩇛,古和字也。”“𩇛”、“和”在《说文》中是两个字,“𩇛”的意思是“调和”,“和”的意思是“唱和”,《汉书》中“𩇛”当是“和”的借字,师古却误认为古今关系。

师古注音也时有错误,例如:《王子侯表》“蕢侯方”注:“蕢,音口怪反,字或作费,音扶未反,又音秘。”王念孙说:“蕢字从艸,贵声,音求位、口怪二反。不音扶未反,亦不音秘,且不得与费通。”^⑦又“广城侯𡗗”注:“𡗗,竹二反。”王念孙说:“𡗗音捷,不音竹二反。”

释义方面也有不当之处。有不明词义发展源流而误释的,如《高帝纪》:“沛公、项羽追北。”注:“服虔曰:‘师败曰北’。韦昭曰:‘古背字也,背去而走也。’师古曰:‘北,阴幽之处,故谓退败奔走者为北。……韦昭之徒并为亡矣’。”这里的“北”字,韦昭认为是古“背”字,表示“背去而走”,是脊背之背的引申义,是对的。师古却认为是表示方向的“北”字的引申义,这就不对了。还有把虚词解为实词的。例如:《成帝纪》:“乃著令,令太子得绝驰道云。”注:“言云者,此举著令之文。”这里的“云”是句尾语气词,表示语气的结束,师古解为“令文”之“文”。另外,有些是合成词,应该作为一个意义单位看,颜注也做了穿凿的解释,例如《武帝纪》“日月所烛,莫不率俾。”注:“率,循也。俾,使也。言其循其贡职而可使也。”王引之认为“率俾犹率从^⑧,”即相率而从。

其次,《新唐书》师古本传说他叔父游秦“撰《汉书决疑》,师古多资取其义”,但颜注中未载游秦,《叙例》中也不列游秦之名。关于这点,清代洪颐煊、王鸣盛、朱一新、王先谦等均曾指出^⑨。古代治学虽有父子世业,学成家言之习,但作为史注似无先例,终不如备列为公平合理。

但是,我们还应看到,由于时代的局限,给洋洋百卷的鸿篇

巨制作注，要求它十分完善是不现实的。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。其实，把这些缺点同成就相比，瑕不掩瑜，丝毫不损于颜注的价值。

注：

- ①见颜师古《汉书叙例》，下引凡不言出处者同此。
- ②小颜，指颜师古。
- ③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。
- ④《论语·子路》。
- ⑤《新唐书·颜师古传》。
- ⑥王若虚《滹南遗老集·史记辨惑》。
- ⑦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中《汉书杂志》，下同。
- ⑧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中《尚书述闻》。
- ⑨洪颐煊《读书从录》十九；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“汉书叙例”条；朱一新《汉书管见》“枚乘传”；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“前汉补注序例”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山东大学历史系

